讀左補義 成公 襄公

荒

口 12
3126
8

口12
312C
8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埏 埰校

成公三

經 辛巳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杜解）正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郤克從父兄弟。）癸卯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犨尺由反）夏季孫行父如晉。○秋

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杜解）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方解）魯人辱之故不書。胡氏謂孔子諱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魯而魯受之其惡同也。邾子滕子來奔喪魯人以爲榮而書則孔子

不削矣。

公送葬後留五月蓋待羅莅之反也幸莅反而知魯無貳焉。

貳於楚不然其所以虐魯當何如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可恥也彭山謂久留以致殷勤豈其然

邻鑐來聘且涖盟高氏曰公留九月晉侯不與盟故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無禮甚矣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脂之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妾宜公夫人宣公叔脂同母昆弟疏云婦姒之名其無媒禮夫之尊卑同則從身之長幼婦弟也姒長也止言婦之長幼不言夫之大小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拔男女並謂之子邱下外弟外妹也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管子爲大夫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魯惠公邻鑐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五世孫外孫也施孝叔魯大夫氏婦以與之婦人妹也曰烏獸猶不失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

不能死亡言不與邻鑐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邻氏邻氏亡晉婦懼致禍

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言邻鑐不復爲之婦傳

惡邻鑐也三邻之勢何求不得欲此已黜之婦蓋來聘而聞其美故使聲伯奪之也穆姜奪聲伯之母而嫁之齊聲伯又奪施氏之婦而嫁之邻烏獸猶不失儷一語將諸人誣盡然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魯傳載其卜宰一事未有違德蓋邻鑐之勢力足以震懾魯臣死亡立覩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喪而不得不覥顏應命二子之沈亦由怨毒甚深今而後得反之歟此

可作邻氏小傳一則讀。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泒盟也。

方望溪曰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傳載晉平公之喪子皮請見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不見則晉侯之不盟公非故卑魯也然留之九月則已慎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周卿士。音餘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周邑而入三日復出所以自絕

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于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繼以前之好

或曰魯受晉辱而改事齊或曰恐齊脩怨故求免焉夫齊方睦于晉豈敢再伐魯衛魯即事齊亦不足以抗晉也蓋

行父泒盟于晉則晉已睦矣晉睦而兼及與晉相睦之齊聘問往來禮也。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按河南武陟縣。鄇音侯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按王欲治鄇田而晉不奉命乃使兩大臣訟于晉傳蓋著晉霸之橫周室之衰郤至曰溫吾故也。言溫郤氏舊邑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司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檀即邘也今河南懷慶府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衛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貪所以亡傳言郤至

襄王以溫賜晉文狐溱陽處父皆食邑于此後晉侯以賜

以爲成始以背成終處處寫爲成卽處處伏背成而結語乃躍躍而出

郤氏。郤溫之旁邑。郤田與溫相連。因欲并有之。故至云溫吾故也。劉子不屑屑論溫與郤田之疆界不同。卽以溫論。襄王可賜。今王可賜不得爲郤氏之故物矣。況郤本周之境內乎。非并欲爭溫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羅莅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晉求楚成而尊周攘夷之局。晉景華元皆春秋罪人也。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於河東。晉卻犨盟秦伯於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會所以信之。質成也。

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林解所以也。約會之。所乃二國質信之始。

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

秦侯援楚以困晉。聞晉楚旣成。因有爲成之志。其遲疑不決者。以晉楚之交可得而間也。於是歸而謀所以間晉於楚。

經　壬午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冬十月。

杜解　瑣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莊解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黃氏曰。政出一人。豈容私竟。復由王命。何可再奸。周公之罪大矣。經筌晉爲逋逃主匿此罪人。以抗天子。罪可勝誅哉。終前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年事

提句加一克字儼然華元之功

克不說起周室如尊王何但明說又恐碍楚故用討不庭三字輕遞華元劇費苦心

晉楚既成會于瓊澤故也鄭往受命之地北當秋境而西連衛墟者也與交爭二字已伏宋盟交相見明神三語已伏鄢陵敗傷

傳見晉楚當同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幣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勝國隊失也林鄭勝報也隊失國家之報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也祉考公羊作沙澤蓋沙鹿近水瓊澤之會諸繕以經不書宋鄭傳不志魯備遂以西門之盟爲妄非也春秋楚爲其僭王猾夏也晉楚之盟聖人所惡況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瓊澤不書宋華元西門之外陳傳傳見晉楚當同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幣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勝國隊失也林鄭勝報也隊失國家之報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也祉考公羊作沙澤蓋沙鹿近水瓊澤之會諸繕以經不書宋鄭傳不志魯備遂以西門之盟爲妄非也春秋楚爲其僭王猾夏也晉楚之盟聖人所惡況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瓊澤不書宋華元西門之盟華元與焉未嘗至瓊澤也不書鄭受成于晉自晉歸國也瓊澤遠于晉而近狄時晉侯欲侵狄以報九年秦狄伐晉之怨故帥師至瓊澤會魯備以受成爲名使狄不及覺也狄間晉方盟楚諸國受成遂乘機侵晉甫至交剛而潛師驟起猝不能備大敗而還蓋會者晉侯敗狄者遣將也云會于瓊澤則不必復言魯備也傳叙齊桓之事曰會于首止謀寧周也不必叙入國盟于洮謀王室也不必叙北國此類甚多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補注盟不書外涖不書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郤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疏云禮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大門而縣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又將登乃奏欲以驚賓矣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

言語辭樂得體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覞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覞。賜也。疏云。飾辭辭。樂。謂其驚走之意。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闕缺。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久言無事。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莫莫。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言公侯之與武夫。止及干戈而已。干戈。兵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則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久言無事。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莫莫。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言公侯之與武夫。止及干戈而已。干戈。兵也。

子反腆中一斥殺機隨口旺出便是叛盟之證一矢加遺其後君甲厭目臣殺其身可爲前兵之戒卻至單承一矢句斷閑而入

兎置隨手拈來鼎之說詩恐未有此

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畧。取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畧。合也。詩之正。以駭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之欲。非以縱欲。亂則反之。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林云。自制其腹心之欲。非以縱欲。亂則反之。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按傳于卻缺中補點。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語中補點。自是明是主。不可以敵嘉賓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呂說文子見識高明。不特憂楚。食言。最憂晉之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卻至夙擅風雅。兼明君臣大義。吾于聘楚而知之。西門之

又總一段結出亂字

照應起手敘述。禍屬公所爲。自有一箇覆亡纂殺在後面。事作結

盟。楚方有意弭兵而秦桓播弄其間。子反歸復萌北方可圖之意。此番燕客不過謬作周旋。而戲侮挑釁。幾與齊廷笑客者同。卻至之折子反。從他一矢加遺語。以禍字代他福字。分出治亂兩段。治世以禮國之福也。衰世以爭國之禍也。提出天子見周室之聲靈轉出諸侯見溥天皆臣妾打城其民武夫可貴屠戮其民武夫可誅。斥其貪冒侵欲而以腹心股肱爪牙禍人適以自禍也。明月張膽。盡情指斥。可使賊臣奪氣。

經 癸未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將伐秦也）三月公如京師。（道過京師）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按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即成公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將伐秦也）三月公如京師。（道過京師）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按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即成公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敬爲身基嗣卿世祿尤當由禮而況乞師而來一意寫作三層

觀宣伯鼓動知公之朝王全無誠意便與成子受賑孫說見其人而賤之而惰兩相映照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將伐秦也）三月公如京師。（道過京師）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按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即成公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按周語載僑如至京師。王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之。而言於王。說見其人而賤之。孫。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賜之重。（補注）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成肅公不書。譏不在王室。）宣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宣出兵祭受脤於社。不敬。（脤宣社之名。按服虔云。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

東萊云在中之脤。饔大蛤也。以餚庸爲天命之祭器。脤市軫反。按中謂性在大易是各正性命正理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按天之生汪云左氏言民有物有則順其則而天之命我者斯固所謂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禍福都從禮與敬上斷但語有詳畧耳俞云開首數言從原頭上勘透尤精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林解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林解致敬之道在養其神明之舍。敦篤之道在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祭肉戎有受脤神其本然之業。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按林氏以爲傳云會諸侯伐秦似晉未嘗朝也然厲公頗知尊周之義意欲請二卿會伐以王命服秦故率諸侯朝王晉不朝王諸侯誰朝王者觀後悼公合十三國大夫伐秦過周而未嘗入聘於周可見矣傳曰公及諸侯則晉侯與朝矣故二卿率之以宜於周社也而聖人畧之以其意不在朝王也春秋百數十年桓覇而天下朝齊文覇而天下朝晉從無有率諸侯入京師行朝禮者今一遇之又以他故兼及安在其爲尊周室哉此不敬之甚惰之大者也傳述成子受脤而惰而決其棄命不反成子果卒于師是惰之小者動而獲咎惰之大者未見其殃似養神守業之言未爲盡驗不知不敬其君必有謀上之臣齊移于陳氏晉踣于六卿篡弒相仍取禍可勝言歟故傳錄是篇發明聖人不書朝王以深責伯主之義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魏錡絕秦蓋口宣曰昔逮我獻公

憑云直起從相好說入伏下惟好是求又云戮力同心伏下二心不壹數語頓起一篇

及穆公晉獻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秦穆公夫人獻公之女疏云孔安國以勉力努力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無祿獻公卽世卽林解卽世卒也在僖九年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成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履山行爲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卽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詢謀也盟者秦伯謙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憑云此文要誣秦事在僖三十年場音亦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遏絕之費滑滑國都于費接今河南滑縣東南文公恐懼綏靜晉侯造成也言晉有成功于秦無

變見其起伏之奇

祿文公卽世林解在僖三十二年穆爲不弔虔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穆納文公實爲大功而反倒補過助戰僞師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姓侵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年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于秦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求成事見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遂志于我也還快穆襄卽世康靈卽位文六年晉襄皆卒康公我之自出也外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蠻賊以來蕩搖我邊疆子蒼曰闕其月反蠻莫侯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入我河曲林解黃河千里而一曲河曲晉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北有涑水城今山西蒲州東南鄙我羈馬我是以有河

憑云字法句法章法匠心獨造前此未有也曲在秦恣意鋪張曲在晉

百方迴護因是至文實亦剏口

現在事實致盡情發揚

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望秦東通及君秦桓公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秦撫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虔夷我農功虔所衝反夷傷也虔劉皆殺我邊鄙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也在宣十五年疏云聚衆以拒秦也君亦悔禍之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秦穆使伯車秦桓公子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與也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處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狄言

以上敘辭命以下敘事實就背令狐之盟說起是用師之故

馮云特用雙調對然非此不足以收一篇層波疊浪之文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　二十

雖應答秦而心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暱疾亦病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不才也佞謙辭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使也執事實圖利之秦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使也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庚代荀偃士韓厥將下軍郤錡佐之燮

馬云特載孟獻子語見非徒以絶秦幽說爲功

寫晉侯得平涼府及侯麗境。秦地。在涇陽縣西南。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新楚。秦地。當在陝西涇陽縣反。

與呂相絶秦一段映會照應

錡荀罃佐之。代趙朋將新軍。厥。代韓郤至佐之。代趙郤毅至。帥。師乘和。師必有大功。軍士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地。今陝西涇陽縣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補注秦爵二十等。四不更。女父。襄西南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一右庶長長見漢書孔氏云。此傳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武。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盡新作也。差初佳反。更音庚。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今陝西涇陽縣水名。在驰反。而還。逆。迎也。晉侯既戰。逆晉侯。秦地。當在陝西成肅公卒于

傳寫戰諸篇俱兩國細敘。麻隧之師。亦秦晉大戰也。何以專寫晉一邊至晉之若何用謀決勝。俱置不論。但載絶秦一篇辭命而秦師之敗一語已足。蓋傳體經義爲之也。秦與晉爲令狐之盟。寢兵息民。復申舊好。共奬王室。豈非衰周之幸哉。秦桓叵測。名狄與楚再謀伐晉。必欲流毒天下而後已。於是晉與問罪之師。予以文告。冀其尋盟未嘗遽以兵加之。乃悍然拒戰。卒至敗績。故不敘其所以敗。而但載呂相絶之之詞。覺敗殺之後。惟河曲交綏。差得夜遁。其餘俱是輸亂旗靡。雖敗不幸者。獨秦以爲當。彼不幸有大小而無役不敗。是他國所最故經不書敗績而傳亦不敘其所以敗也。晉之勝秦。已止于此。至悼公而櫟之役。爲秦所敗。伐秦之役。遷延不進。嗣後秦不出關。晉不西指。此篇爲勝秦之結局。故傳錄統

叙之文以收束自殺以來數十年交兵事呂相之言非必盡爲子虛而楚人來告一段却是飾詞秦雖名楚楚安能告晉然秦楚相暱故疑楚于秦使秦桓以楚言漏洩不敢親暱耳傳又將名狄與楚覆述見呂相歷叙前事因斯而起西秦歷世流毒於今爲烈麻隧之伐非晉之愆也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鄭地求入于大宮廟鄭祖不能殺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十年班出奔許今欲反軍于市林解還屯下相殺不書之市鄭國市已巳子駟穆公子班之殺子如子駟武邦反孫叔子班弟孫子如子駟既盟國人遂從公子班而盡焚燒之林解子駟帥師子市而盡焚燒其市帥師子駟知了班以紓鄰而立其所私不特禍已兼以禍孀而又以求入作亂益悖矣欲至大宮者意在盟國人子駟焚市雖羣賊盡誅而被焚者不勝數也

曹人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公子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宣公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欲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欲公子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子臧留還邑于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讀曹人使三字必有賊臣主其事者討之甚易而晉故緩之諸卿爲取賂地即

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楊氏曰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渠邱公杜解晉納○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張注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在○冬

晉侯强見隱歸然卻讓爲之定於不可更衛侯如晉晉侯主

十月庚寅衛侯滅卒。公衍立。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甯[甯]林父以七年奔晉彊見欲

侯欲辭定姜定公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孔疏世本孫氏

公然白迭林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入世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

何嘗有衛君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

爲徼寧伏根復之傳言非衛侯悉所以書歸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

定姜懼亡故忍之以救亡豈知能亡人國者先自處相子甯苞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

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不敬觩陳設之貌。食音嗣兕觥觩然不用以罰角爲觥所以罰

交匪傲萬福來求傲乃萬福之所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

於亡兩相呼應甚深

也爲十七年郤氏亡傳

傳蓋惡郤犨也兩截上寫林父之歸下寫郤犨之享若不

相蒙不知下截即上一截之斷語也林父奔晉獲交郤犨

觀定姜夫婦喁喁吞聲忍辱俯首從命犨之惡乃遍及於

魯衛矣及其受享而傲斷其必亡惟傲故貪魯而奪已酬

之婦聃衛而納不合之臣林父叛君之臣不可一日容

於國而惡跡未著定公惡之知所惡者也晉侯强見而不

可能堅所惡者也郤犨挾之來此時晉厲頗勤諸侯郤至

粗知大義明告權奸當去則理順辭直晉必不以一林父

而失諸侯魯昭公失國猶云所欲見夫人者有如河況賊

臣之奔已至七年而進退由已者定姜徒知不許將亡而

不知賊臣得志貽禍子孫者幾四十年其不亡幸耳婦人誠不足與大事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詳說僑如惡聲聞于外今逆君夫人而以僑如往耶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戍戍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所敗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郛也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冀東發曰鄭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圍許今又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辭有所避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憂懲惡而勸善減所以爲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于此五者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率名之此史例也豈有爲尊夫人而舍逆者之族然此以去叔孫爲去族猶可說也宣元年公子遂以去公子爲去族公子非族也更不可通矣故趙氏謂後人妄加之是也　春秋自有其權衡故曰春秋之稱稱量度也量度於史例而或從其文不從其例或存其例明著其失或變其文直示其義皆聖人之權衡也故有五者之美傳示全經之大旨豈一舍族卽足以見之故知非左氏本文也

衞侯有疾使孔成子之孫達寗惠子立敬姒定公妾之子衍獻公以

周云此不哀乃易簀時事以姜氏既哭而息知之又云想夫人苦口而爭無如不聽

爲犬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犬子之不哀也〔林解〕夫賤者之稱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矣〔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音〕納余是也〔丙〕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鯆也使主社稷而鬻反一音專〔鯆〕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寶〕器〔舍〕音赦于衛盡寘諸戚邑〔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而甚善晉大夫〔孫〕氏

定姜賢夫人其于太子不爲訓誨之辭而預發其端遂使人人解體而國變類仍不無餘憾矣甚善晉大夫其於荀偃士匄趙武無不遍交後來俱得其用不止郤犨也

經　乙酉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杜解〕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歸義云魯有兩嬰齊一爲叔肸子逐子皆公孫也叔嬰齊稱公孫嬰齊此稱仲嬰齊別乎公孫嬰齊也薛魯叔曰公羊有嬰齊後歸父之說蓋泥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文也命氏至春秋而紊極矣豐施之爲豐以公子豐孫仲之爲孫以公子惠孫則以王父名爲氏者也慶封之爲慶以慶父鯈曜之子施父是以父之字爲氏也氏不必王父名爲氏也云仲嬰齊正以後仲非爲後歸父且歸父自有後子家其字也子家羈歸父之孫安得復有子家益知仲嬰齊之後遂不後歸父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子平公成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按今江南鳳陽縣〕○

未能聲其罪而致戮則負匆猶曹伯也子臧安得有國故曰爲君非吾節

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

鄭人討其殺太子而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秋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自立事在十三年

許畏鄭

許遷于葉

執曹伯以惡及其民告者故予之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所欲執不然則否

按爲弒太子之故而執不同于私意

凡稱人示衆

補注凡稱人執

史策之恆辭此書君執經變文予伯主以討罪之義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下失節者

聖人應天命

愚者安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陳傳奔者無罪不書

張元德謂晉侯不執負芻于未會之先使曹人得以藉口是也愚謂晉侯此舉有三悞焉負芻弒立親離衆叛晉執之一將之力耳而必待大集諸侯一誤也遲之又久使國人忘讎服從者三年又不明聲其罪而以好會名二誤也復與歃血同盟誓無虞詐而忽執之三誤也曰歸于京師儼然覇討之正予之也不言執曹負芻而言曹伯惜之也

天下無弒君簒位而可以保其首領者執歸京師獄上聞于天王付之司寇立正典刑庶幾爲天下亂臣賊子之鑒晉人安得參末議耶且曹既無君子臧自當繼立是大有造于曹也達節守節何從置喙乃郤至鄀田出力爭此小利負芻大慙濡滯聽于晉人夫子又書曹伯歸自京師蓋傷之也

夏六月宋共公卒

注云前說子反後說楚子皆爲鄢陵之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南蘇縣境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爲明年晉敗楚子鄢陵傳

馮云起手一段總提下分兩截蕩澤弱公室爲上截提筆而以言背族結之魚石入出奔楚而以出奔楚結之總以華元爲主

華元義形子色與殺楚無畏俱正論侃侃不畏強禦

史官去族以告諸侯魯史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公孫壽孫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向孫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鱗朱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以爲弱故殺華元曰我爲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許之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之林解子山郎蕩澤書曰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按叛君之罪大叛族之罪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向帶魚府皆出桓公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魚石及六族魚石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以免宋圍林解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也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桓華元必不討戌音恤林解華元請討蕩澤許之乃反奔晉告故歸赤書自晉歸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詳所至者畧外也杜以外納告非也言自不必外納劉氏謂華元不待挾晉亦非也魚石止華元實畏晉耳使華喜

逐書於策

言之不事小史官但罪其叛族非聖人之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長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同族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可乃反華元還魚府曰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爲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則決睢瀙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補注族同罪同獨魚石書舉重林解爲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老佐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戴公五世孫生梅溪叢談子魚之勳意諸之忠而無後乎且桓氏可亡也而魚石不可罪也大義滅親石與有庸焉此體聖經之義而以討亂與華元也于奔晉下插敘三族

元爲戴族僅與莊族司城爲黨觀下討澤卽命司城率師可見桓族遍六官爲一黨而司馬主兵柄族橫而偏久矣

困學紀聞云伯宗索士庇晉三郤害伯宗林解三郤郤錡郤至郤讋害嫉也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賢大夫

然三族雖分皆宋之公族也山弱公室而擅殺子肥是無君也元爲右師討賊者正也卽出奔而約晉爲援猶正也山爲司馬手握兵權而束身待討者以華元倚晉爲援而國人助之耳當是時元解宋圍合晉楚國人歸心且甚睦于欒武故桓族不敢助魚石不敢謀一舉而誅之也華元兩止之五人不可必有邀于華元之事至決睢登陴元之止不過世故之周旋而非如魚石止元之實意盡逐之而立私暱之向戌與子產之於伯有子晳異矣然五人援楚入宋以禍宗邦則同惡相濟必非善類故君子不責華元固黨之私而但與其討賊之正

州犁得畢陽及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於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

伯州犁奔楚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弗忌晉賢大夫爲欒書之族三郤安能殺之必有甚不便于書者故書使三郤譖殺伯宗弗忌然後并除三郤于是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爲盜憎主人書其盜首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補注傳見許以畏鄭故假外援以遷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倣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成公四

經丙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氷（杜解）記寒過節氷封著樹○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羊傳云雨而水氷也成公原立喜穆公子○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子罕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將伐鄭黶欒書子○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敗績鄢陵鄭地○鄢音偃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按今河南寧陵縣西有沙

受業毛昇增參
球
男
埴
校

見執鞭

鄭叛晉遂爲楚鷹犬

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執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者故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義例從告辭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發微天子赦之之辭也○此晉地○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公平故盟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刺之法接刺訊決也○刺七賜反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爲晉伐鄭起社解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爲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而杜乃云鄭以滕喪伐宋非傳意也○按滕爲宋之屬國滕有喪何與宋事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鉏仕魚反汋七藥反一音酌陂彼宜反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按今河南睢陵縣南有汋陵城衛侯伐鄭至于鳴鴈○按今河南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快也晉厲子早見之與楚之敗姚句耳早見之相勝楚○與往非使也與往爲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合尹將左重士燮佐之代荀偃佐之代郤錡將上軍○燮士荀偃佐之代郤錡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下軍佐于是郤犨代趙云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死亡不復存惟韓厥郤犨如故新軍唯一餘皆罷矣罷疏賣反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勝對然勝只一字敗只數言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句古子反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合尹將左重

與前四大戰別出機杼

先提六義以下逐層疏明與邲之戰隨會語同然彼是晉人料楚得上下和睦周旋不逆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心二人料楚必致此則楚所以勝處在巢車一望已足又以貢皇告與楚夾寫乃與諸篇寫戰絕不相犯

右尹子辛將右公子王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測義德以施詳祥也古字同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禮則時順而物成生節事得其時上下和睦周旋不逆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心二人恤所底音旨其誰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厖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建義不利濆齊盟不祥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好建利動禮不順時周四月時以動今二月妨農業接上既無信從前言則違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後令其進與退皆得罪也

孔疏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不反不思不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吾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輔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眾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十五年鄢陵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狄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

晉師起而鄭始告楚晉淩河而楚師已緩憂也至可謂神速然姚句耳所云志失列喪范武子所云輔寵俱于此見

甲午晦巳下一大段分八節第一節點出戰期寫晉臣策楚可敗只敘語已盡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騎亢則憂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

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統箋時晉兵未備楚人乃迫晉兵而布陣焉壓於甲反軍吏患之范匄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疎行首疎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孫軽軍中必整井結竈以自給今爲楚所壓戰地迫狹故伯塞其井伯夷其竈以爲戰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結陳于軍中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彫反勅回反而不整士燮古害反不可以戰子重子反相惡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兵不用晦日陳兵挨晉楚結陳俱是甲午晦楚師先陳故謂其不違晦上五句爲五間下四句爲第六間在陳而不可失也其二卿子重子反相惡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兵不用晦日陳兵挨晉楚結陳俱是甲午晦楚師先陳故謂其不違晦上五句爲五間下四句爲第六間在陳而欒軍而不陳欒夷從楚陳陳不違晦孔疏兵尚殺陰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故以晦爲忌躁喧嘩也合而加躁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

二節巢車一林解卒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上舊非精兵以犯天忌望寫晉師細

巢車上爲樓車以望敵子重使大宰伯州犁前年奔楚侍于王後王高如巢以望敵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

方云邲之戰不實敘致師者而以致師之口出之以虛爲實也此則以實爲虛晉人軍中皆現于楚子伯州犁之口是謂出奇無窮律

三節苗賁皇言於晉侯從上節賁皇之告連類敘出

曰驌走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將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躁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乎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請於鬼神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按楚壓晉軍而陳苗相去不遠故登巢車可望苗士在且厚不可當也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言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王卒告年奔晉。賁扶云反皆曰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也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筮及筮占以爲下數節之綱

四節有淖于前是寫晉師知義而楚鄭二國卽從晉師之後連類點明

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補正〕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于南狩是也。復一陽淩長。而至于乾。有南國蹙之象。按離受其咎者。坎離爲卦位。南國離位。陽生于子。爲坎位。震爲諸侯。坤爲國。晉居北。楚居南。坎爲弓輪。離爲戈甲。一陽橫注。而木土相尅。水火交戰。有激而爲飛矢之象。上六爻辭。迷復凶。有災眚。離既爲目。眚爲目疾。行師大敗。非射其元。王中厥目乎。蹙離位。陽生于子。爲坎位。震爲諸侯。坤爲國。晉居北。楚居南。坎爲弓輪。離爲戈甲。一陽橫注。而木土相尅。水火交戰。有激而爲飛矢之象。上六爻辭。迷復凶。有災眚。離既爲目。眚爲目疾。行師大敗。非射其元。王中厥目乎。蹙

六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而戰。有淖於前。掖在晉師之前。乃皆左右相違。辟於淖。〔林解〕晉師乃皆左右行。相避于淖。

穀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廠補〕公在中。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林解〕晉侯之車陷於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侵官。官也。〔載公爲失官。慢也。夫將而御

失官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離力志反。〕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掀舉也。按晉方出陣。未及交鋒。偶然陷淖。不卜惠公之號。慶鄭也。元帥職司旗鼓。勝敗由之。是謂大以出於淖。公之號。慶鄭也。元帥職司旗鼓。勝敗由之。是謂大

五節癸巳用追敘法急搶御。脈許言反。癸巳。是君傷以明敗績。獨書楚子札焉。〔黨潘尪之子。躋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按癸巳甲午前一日。傳追敘之。躋在尊反。札側八反。〕癸巳甲午前一日。傳追敘之。躋在尊反。札側八反。

方云癸巳是甲午前一日

追敘養由基之善射連類而及呂錡夢中之射遂就夢中占所射必楚王而以及戰二字直入射王中目與前臨陣之錡事相續神巧極矣

不尙詰朝爾射死藝。〔言汝不尙詰朝爾射死藝。〕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其以此何憂于戰。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其

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舉。異姓。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錡亦死。象。

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林解〕弓衣。

錡伏弢而以一矢復命。〔言一發。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死。他刃反。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

六節郤至三遇楚師前叙楚王中目則袴連韎解韋熟皮也。韎爲中軍可知音妹跗音夫袴苦故反故一叙郤至敵楚一叙韓厥追鄭皆有禮于其君方六此篇並不敢自安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自安未明著勝敗之迹故于唐揖若揖請止見鄭今揖之敗于末段見楚師之敗且見敗由中軍一變諸戰疊疊

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奧也。韎韋熟皮也。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命故不敢拜答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疏云。不敢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疏云。君命之辱。賜之弓矢。再拜稽首受而拜送以出。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溷羅曰。溷尹昏反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追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登其車以執之按哀元年使女艾諜澆杜云諜候也此言輕兵急進遠出鄭伯車前候其來而拒之。已則從後執之也孔疏謬。郤至見韓厥從鄭伯。韓音韓輅五嫁反郤至

帶叙唐苟死節

七節楚師薄才。能以君免也楚師薄迫於險。何記鄭敗而其君先遁。楚人觀之遂所莫有鬬而退故薄于險而爲晉所乘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死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有過皆有

八節欒鍼見子重之旌見晉師少退故子重接戰旦而戰遥接晨壓晉軍

人之囚楚公子茷。爲郤至見欒鍼見子重之旌。茷音張本能囚字又與下總楚囚對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恐君之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補正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如子子之不免也我請止君先遁楚人觀之遂不免也。

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之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閒暇食好整之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子重。承奉也。檻告臘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稿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

從者使某攝飲（秣解）某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謂其能記也謂記受而飲之脫也使者而不亦識乎（補正識記也謂往日好整好鞍之言）補卒乘（補死綷治也甲兵屬也陳車馬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戰欲復敗又以嗜飲誤國此武夫之不足用者）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苗賁皇晉大夫也）鬬（鬬乘也）補卒（補馬也）秣馬（秣馬也）利兵（利兵修陳固結處方現子反蓋中軍既敗又以嗜飲誤國此武夫之不足用者）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且而篇寫戰勝堅列）蓐食申（蓐食申重也）禱明日復戰（禱決子俄頃也）乃（縱）逸（逸也）楚（囚）王聞之（此獨童一日之長可以從容禮問）名子反曰（名子反內豎）天敗楚（天敗楚也）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寄逝晉入楚軍三日穀（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范文子晉大夫士燮）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幼稚也）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及此君具戒之勿）及瑕（瑕楚地）南（南蒙城縣北）王使謂子反曰（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豎王曰天敗楚）先大夫之覆師徒者（覆師徒者君不免使者與郤至遇楚子鬬（鬬子玉之卒相映執之以簽與射月中相映中目者）子重使謂子反曰（方云欒鍼見子重之旌與子玉引過亦所以責子反也）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以義命言）子反再拜稽首（稽首相映）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以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臣之卒實奔（謂子玉敗城濮）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宮門又不得不寫范文子而結穴在戎馬之前數語見郤至爲撻楚之功范文子爲居功之道也晉楚交鋒屢矣從無邊風執榼溫文彬雅如此者蓋郤至聘楚子反武夫公然唐突嘉賓郤至既以大義面折于前復于此示以禮度見晉臣卽擾攘中猶不失天澤之防縞紵之誼此寫郤至又須照聘楚一篇傳恐讀者不悟此旨將欒鍼與子重言于楚者點出以見與聘楚篇相照應而一矢加遺適爲中目之讖矣　此篇分五段看第一段有勝矣以上爲統冒蓋范文子是後日之慮因以范文子作引起而以欒武子折轉隱寓交相爲濟之意孟獻子語中透出一勝字領起全局

第二段戊寅至楚懼不可用也是專寫楚師從申叔語中將致敗之由極力供出歸重疲民以逞恰與郤至前所云爭尋常以盡其民相照第三段至爲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戰不以不勝爲憂而專以勝楚爲懼外寧內憂已灼見此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將戰時有淖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後也分八節相承而下或連類而敘或分敘或追敘或夾敘或正敘或帶敘敘戰無詳盡於此者蓋子反子重親見楚莊敗晉于邲輕視晉人久矣晨壓晉壘窄其無備鼓而殲之此其志也晉人乃結陳軍中極整不可猝入登巢車

一望倍知紀律森嚴楚子赤爲之魄震晉君臣方從容謀議全不爲動徐至力開一速戰之局六間可乘如數計燭照公用其言已掃過欒書貢臯又爲獻計而晉軍遂出欒書有子規以三罪楚君有臣射穿七札整暇輕窕更是分明及三遇楚子知三軍之盡萃於王卒也呂錡射其元王中厥目楚人於是廩廩乎自救不暇而晉人趨風肅使何等雍容釋鄭不追何等謹恪於戎馬雜沓之場做出一種禮度文明氣象來幾疑左氏寫戰過於從容忽接楚師薄於險一語遂令通體皆震可知晉軍鼓勇入人致死鄭既不支楚復危急阨於險而無路可奔或殺或囚有士卒盡之虞子重子反幾不知所爲矣維時養由基奮再發之

技叔山冉逞搏人之能趫武健兒一時救死晉師乃止止者止而不敢迫也於是欒鍼乃見子重之旌蓋指麾敗軍復爲接戰而鍼復執檻承飲依然肅使之風焉點出整暇二字晉之所以勝楚者全在乎此子重見星未已子反命察夷傷收合餘燼詰朝將戰晉人患之者恐我軍既勝而總也夫何醉不能見楚師宵遁此非天敗實本人爲城濮之後何幸得此大捷哉然卻至有功則文子之言似乎迂濶不知後日禍基全伏于此歸結到立于戎馬之前數語以惟命不于常收拾許多天字以有德之謂收拾許多忠字憂懼字作憂盛危明之訓而卻至之功文子之識兩不相妨方知前之節節寫文子者節節爲晉君臣作針砭也

使從其言。何至此戰爲禍胎。此全篇之結束也。第五段至末。只作餘波。以了結子反而二卿相惡。於此知之。何義門曰。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而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潰者乎。然子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於壞隤。

從鄢陵戰叙起。失不見公之由。凝綱。

公。魯也。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宣伯通於穆姜。成公母。故不見公。壞戶。怪反隤徒回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公子鉏趨過二子。公爲弱。補注傳言趨過。見偃鉏不知謀過魯公從已。非真有廢立之心。可知後此姜之幽爲逆而偃之刺爲冤。

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甲勅。

三卻中壘尤極惡種種殃及魯猶。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旦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於宣伯而訴諸公。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

郤犨與欒氏交通。欒之所爲書實主之。觀下范文子獨告欒武可見。僑如以強晉壓魯。何求不得。公子家難時。能任用孟獻子。子叔聲伯委以心腹。可謂知人之明。用人之當。

曹人請子臧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三國入曰。十年若之何憂。猶未弭。息也。補正謂君薨。太子殺。謂子臧逃奔宋。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滅也。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君無罪而見討。得言今君無罪。無以先君故。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注云不敢明。

言今君無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纂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

故用反語暗轉　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魏之故曹人以爲無罪獨遺諸儆邑敢私布之以名告傳

須看上文邵犨主東諸侯取貨于魯想斯時曹伯之貨已入于晉有放鷹出籠之意故其黨政向晉臣言之此篇純用虛筆君薨太子弒只點憂猶未弭四字討曹伯反側重在鎮公子以子臧高誼列國素聞不云負芻有罪而云先君有罪若有罪三字藏過寡君君已列諸會是君不以爲罪而復討之非德刑也收到伯者必不失其德刑字字便使傳敘此篇所以深罪晉人也

兩又字感嘆隨篇來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鄭東地

豹奔齊　見不敢過鄭之不足爲魯罪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豹僑如弟僑如因奔齊疏云下云食使者不言食豹之介耳于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于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宿于冶也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豹而後食忠也諸侯還于制田滎陽東有制澤按今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邑按今河南鹿邑縣西南侵陳蔡不書公不與于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林解夜攻諸侯之軍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來衛不書後也

晉厲一戰勝楚能如范文子所戒何憂一鄭乃侯國而役天子之卿率諸侯伐之遂使魯君臣罔顧家難不敢過鄭四日不食皆晉貽之戚也鄭人突出三國失軍此日諸侯

尚堪用乎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晉侯已入郤犨之言。負芻之貨而藉口子臧竟歸曹伯。天王聽之也。先儒以不能君國討賊責子臧。夫負芻已列於會。天王未黜其爵。欣時安得而有國。唯潔身已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無也。）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季文子。）而殺之。我斃蔑也。（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苕。（邱公還。）待于鄆。（魯西邑。按今山東鄆城縣。）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其于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實。）僑聞其大略。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讎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郤犨不爲晉儕。）則還爲晉患。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嬰齊因魯之常隸也。）隸賤。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奉也。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宣。成。）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圖。其身不忘其君。

覺兩人之言
未免愧色

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由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方解經舍字。左傳作赦。來元諸儒讀去聲作罷。僑如以十月奔。若執而罷之。蓋邱。則十誰行父以九月釋故僑如方安意季孫可除。何故速奔。其義當以左爲正也。

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補注不殺鉏者。鉏幼公不忌杜說非疑問公宜脩身齊家。感化其母。怒母而殺其弟可乎。程氏曰。僑如免而偃刺焉。魯刑之陂也。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此年七月。聲伯使豹請逆子。晉聞魯人將乃名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于此因言其終。

貪務弒君得以反國。魯卿無罪。乃肆執辱。比事以觀。經罪晉人之義見矣。僑如譖語字字聲動聲伯。喝破僑如。止用一情字。使人自會猜。蹙之詩不止爲人再誦也。辭邑一節。尤令郤犨內愧。傳力表聲伯見此番轉危爲安。皆其力也。

出僑如而盟之共定其罪。斯時文子怨穆姜而及偃。成公拱手聽於權臣。魯弱而季益強。

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逼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數數自伐。功也。疏云其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孔疏此時欒書將中軍。荀偃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而求掩其上。稱已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陳傳言郤至所以見殺。

鄢陵之役。已爲欒書所忌。惟絕口不言功。語語推功主帥。

庶幾銷其猜慝。據周語。欲求晉國之政。是直掩欒書而覬其位。○單襄公所謂兵在其頸者此也。郤至粗知君臣大義而以驕汰死。此傳所以深惜之也

經　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莊解括。成○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公曾孫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主。而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郊。非時也。蓋諂神求福耳。如秦苻堅爲王猛病。親祈南北郊之類。按九月非郊之時。而用郊之禮。非禮也。劉敞以爲用人。繆○晉侯使荀罃來乞師。鄭猶未服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地闕。劉傳杜云。十一月無壬申。此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定公卒。宣公桓立。貜俱縛反

傳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杜解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按今河南禹州。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鄭大夫。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貞。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按戲童。今河南汜水縣。曲洧。城臨洧水。今洧川縣。臧許宜反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祥解祝。太祝。宗人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士燮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疏云。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爲韓厥士句

楚師敗後其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高氏。鄭大夫髡頑侯孺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貞。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裁○視之又反

既勝楚又欲服鄭且合天子二卿士伐之○不知內治不脩○羣小用事而禍已在蕭牆之內也祈死者欲晉君臣聞之而知惕耳事權不屬坐視不忍推以一死謝君父晉有文子○魯有叔孫昭子○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畏楚彊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慶克慶封之父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肩乘輦而入于閎○巷門疏云釋宮云宮中之閤謂之壺衖門謂之閎鮑牽鮑叔牙之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魯有叔孫昭子慚臥于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

索客意在逐高無咎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統箋公未入高鮑閉門慶克而克即鮑牽○蒐索姦人○索所百反孟子以其閉門爲詩諸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秋七月

王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國牽之子無咎以虛高氏叛○無咎奔莒高弱○弱之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施孝卜立家宰○句其俱反施氏之宰有百室之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句

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左襲吉在薦賢而不在鮑爲之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備其足○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此爲齊高無咎出奔傳邦隱隱歸咎國武子○是時齊靈年非幼矣國武爲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毒之恥去慶克一

吏之力耳乃遽名責之遂使夫人與君與我爲讎是鮑莊之刖無咎之弁高弱之叛皆國子詒之戚也傳引聖言議鮑莊不知攻人陰事必度其人而後言之若國武子者不能除奸適以賈禍責鮑莊深責國武也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復伐）晉荀罃士魴帥師救鄭（不書圍鄭楚救而還不成圍也）

十一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晉伐鄭者三皆以王命行之猶知尊王捍楚之大義也故晉書伐楚不書救

初聲伯夢涉洹（按水名今河南林縣西北林水所出也）或與己瓊瑰（食之象）食之（瓊玉也瑰玉也食玉有令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河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瑕脹（瑕反脹市亮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猶多也）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言之莫而卒（音暮）莫）聲伯有功于魯乃公與季孫歸而聲伯道卒魯人之所爲致慽于天喪善人也故誌之特詳杜以爲戒人數占夢陋矣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疾克淫亂故）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補注傳見所以不告叛）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子國佐告難於晉待命于清（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于外爲明年殺國佐傳按山東唐邑縣東南有清城）

慶克罪不容誅而佐攬殺之則非也以穀叛更非也靈昏已甚而聲孟之怨倍深徐關之盟其可恃乎

晉厲公侈多外嬖(社甿愛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統提全篇云左右嬖信晉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入反自鄢陵馬欒書怨郤至(年郤缺廢胥克欒書怨郤至之由云欲去羣大夫爲書偃弒君之由)

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既矯亦)

(三嬖怨郤氏詳寫欒書陷郤氏)

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罔舉郤至言使楚有大閒以取勝也)

因奉孫周以事君(按孫周晉襄公曾孫惠伯談之子悼公也君楚王)

名寧君(郤至言楚君)

公告欒書書曰(子戒以歸秣餵)

(公子衛之師)

與軍帥之不具也(郤至實)

(此欒書與羣嬖合一)

(羣嬖謀誅三郤皆受焉欒書)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

盍嘗(試也使諸周而察之(子問郤至以弓)

覘(伺也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

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殺佐(林鮮田獵之禮尊者先殺)

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郤至)欺余(孟)

將作難(背童曰必先三郤)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

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林鮮言不可謂君何)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寫郤至大義倔倔反射峦書

二路同謀忽故曰威言可畏也

羣變併剪書優使人失驚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至壬午胥童命也八百人也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變助之抽戈結衽裳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魋訟林解僞若二人將訟曲直於郤氏三郤將謀於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讎於其位者所坐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禀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處也郤至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遠御軌以刑刑近治不施而殺林解不施德于三郤而遽殺之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去也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辭謝書曰寡人

胥童刼而執之

屬公一路聽變言至此不聽令人難曉

故云

忽然執君令人不測

辱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而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二公遊于匠麗氏變大夫家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名士匄士匄辭不名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養也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去兵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無所助孟姬乱在八年按去兵謂不時刃共討也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也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言與歸

二子閉門坐視方見欲去諸大夫時已生無異見厥句皆賊合爲一黨而與聞乎故也

此叙殺三郤及弑厲之由以欒書爲主書之怨郤至及公在鄢陵之捷三郤肆橫勢出書上而至才遠過于書皆書所深忌也公欲去羣大夫立左右書偃弑君已決於此而

羣嬖尤惡三郤書因結羣嬖圖之三郤去則羣嬖與公在其掌握此書之本謀也先使公子莊誣郤至而已從旁證之又使公自覘之莊之言達于公羣嬖達之也往覘之羣嬖覘之也而三郤危矣胥童長魚矯知書偃亦怨三郤出力爲書除之因而并除書偃此胥童等之本謀也然書偃之謀胥童等已了然而胥童之并謀書偃者書偃不及知也及三郤既尸羣嬖以甲劫書偃于朝迅雷不及掩耳二子自分必死而公乃云不忍則人將忍君矣獨是郤至之才出奔他國皆可得志而從容就義守信待命觀其正色以拒郤錡君臣之義凜若氷霜傳極爲郤至出色正深惡欒書韓厥士匄疾視君死鼎朝更無明大義者如郤至不死必能討賊此欒書之所以必去三郤也

舒庸東夷人國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駘。圍釐虺。巢駘。梦四邑按今俱江南廬州府境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嚻師襲舒庸滅之高抑崇曰楚既摧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可勝言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不終功亦足錄也

閏月乙卯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已故按晉以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告補注胥童不以兩下相殺書者書偃當國以國討告耳

童以甲劫書偃故以怨殺之若夷羊五清沸魋六七人皆書素與謀者不然何待悼公之逐哉

經　戊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按晉人立襄公少子○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也○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朱邑按今江南徐州○公至自晉○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墻爲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朽地闕陳傳曰崔氏弁衛孫蘧會晉侯宋公衛侯書齊崔杼者何齊納以爲大夫也而杼當國齊之禍靈爲之○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晉大夫弒晉公○補傳弒君者當國賊主名故書國以弒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亦七乘疏云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國賦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按傳明不書葬厲公之故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周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呂說晉自靈之弒權柄下移到得厲公相反惠公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悼公先與要約而後肯入天下事須是初做得是若太阿倒轉如何得伯業之與庚午盟而入大夫盟○曲沃始逐不臣者武宮命君○夷羊五舘于伯子同氏舘舍也辛巳朝于武宮七人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菽大夫之屬處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自古無有執其君至三月而後弒者禎請熊蹯商臣不許恐外救也還延不殆諸大夫國人無一張天討其可哀已鍾云廢立之際巨室爲政嗣君處此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數語竦然不臣者喪氣不待逐矣然已是逐不臣者張本可爲與惠公相反惠公賂中大夫後肯入天下事須是初做得是若太阿倒轉如何得伯業之與法

蓋亂臣弒逆必先邀結其民襄十四年士鞅告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是以屠同列執君父惟其欲爲然越二世而欒郤同爲皂隸豈非天道哉十四齡周子逆子清原英鋒奕奕過于漢昭曰豈非天乎示書偃輩不得修翊戴功又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見天命天討已不得私使不臣者氣奪朝于武宮將厲公時所云變大夫者盡驅出境雖書偃終免斧鉞之誅而下車先褫賊臣之魄末以周子兄不慧結正爲一天字作証言與晉非偶然也或曰悼公何不取書偃誅之其後卒用荀偃安得有此力量只做到八分已足稱也

齊爲慶氏之難（杜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徐解）故字當屬上句齊侯使士何云齊有慶克猶魯有僑如也而魯卒出之齊則國與語而殺之

佐被殺無咎鮑牽則且逐夫國佐棄命（林解）棄會伐鄭之命而先歸。慶克雖死慶勝。國佐子前年國弱勝待命于清者國弱弟來奔王湫黨國佐奔萊慶封爲大夫慶封反因以得政其右淫人若是豈非魯齊風俗大壞耶

注云此叙晉悼新政興利除弊燦然具與

華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於內宮夫人之朝。孔疏士宮也。宮掌刑政故使殺國佐。蓋齊侯名入師逃於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林解）棄會伐鄭之命而先歸。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佐。前年國弱勝待命于清者國弱弟來奔王湫黨國佐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韓子曰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進言於亂國是以見殺

國子不能誅亂而父子俱殉謀之不臧可爲浩歎禮也二字幸之也憫之也三罪國子信有之聖人原國子之心故不以叛書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按疏云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康成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厲公是文公之曾孫

周云悼公所以復霸者能立政也能立爲景公太傅人前十三項是眼前急務後則隨事整齊因材器使

悼大夫
杜云悼是文公元孫有總麻之親法當服斬則悼公不謂無服也
夫義帝異姓漢王親爲發喪而況承其統禮當爲其後乎
然改葬行服當在討賊之後悼公不能討賊故槩乎未有聞焉
始命百官
始爲施舍已責
杜云一戰而霸寫來是開創氣象所以若文人爲武人爲文則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寫來是違方易務不能守其職矣
復霸寫來是中興氣象

晉云卿大夫太傅司空是在朝者戎右以下是在軍者舉不三句頂在朝師不二句頂在軍是整齊處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省卿戎御令軍尉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子魏犨爲司馬張老爲候奄
攝御而已
林解中軍主鐸遏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
籍談偃父爲士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乘車之僕也相親以聽上命
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疏云騶掌駕之官邦國六閑之騶有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程鄭別族爲乘馬御
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騶知禮每閑爲一閑有二百二十六匹騶人皆程鄭總舉六廝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疏云
師五百人之帥也言上有禮不相陵偪
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上下有所行
復霸也
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朱子曰晉悼公是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

有縱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悼公便做得
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爲之一新閒勝桓文
否曰儘勝但桓文是自己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地某嘗
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
都一做便成

悼公新政先命百官而於命官之中卽寓訓民之令始命
百官包羅全篇下十二句皆百官頒發之政也下八使字
卽上一命字也命一官責以一官之政官舉政脩民無謗
言復霸之基在此

晉厲執負芻而歸京師嘗伐鄭而請
王命頗知尊王者也若其功烈則自敗交剛而狄服戰鄢
陵而楚替會鍾離而吳通非磽磽矣乃以侈汰殞身亏以
惡二字一篇之主楚非納亮意在久有陳國楚共封魚石意在流毒諸侯共之惡甚

惡諡而悼公漫無設施魏相士魴趙武俱以先人之功任用
而曾不爲故君一叙其勤勞夫豈大公至正之心哉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郷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邱同伐彭城朝郷城郜幽納宋魚
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楚獨書魚石爲師告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
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侯以
逆謂諸侯納之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珍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言語告請而納之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珍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有位無位皆曰歸丙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劉氏曰事與例違者多陳說傳言楚人伐宋以納魚石故書入難辭也衛人弒其君以逆衍故書歸易辭也作例者殊失傳意屬辭曰入曰歸曰復歸或名或不名皆從主人之辭

議論

鄢我猶憾直逐而反用之是不奪不厭可患也以起下文之意作二層轉下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寫楚人窮凶極惡中原炎炎鬼哭二字千分醒透

宋人患之西鉏吾宋大夫○鉏仕○魚石○居○反○吾○音○何○言何○患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大國無厭鄢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爲鄢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同惡而攜服壽諸侯而懼吳晉也攜離○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楚共納宋叛臣于宋塞吳晉交通之路使吳患不作專事北方此其志豈少焉者哉○鉏吾謂壽諸侯而懼吳晉爲天下患非徒宋之憂也可謂洞燭楚人之情矣末又進一層

鄢我猶憾直逐而反用之是不奪不厭可患也以起下文之意作二層轉下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寫楚人窮凶極惡中原炎炎鬼哭二字千分醒透

卽爲宋憂晉必恤我亦無足患也可謂深知悼公之心矣

傳蓋發明經書復入之義故斥楚惡者甚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疏云詩載驟驟驟疾行之名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本焉克彭城○言所以不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非土功時方鯷晉楚爭衡勞役日駭強臣築鹿囿書不時也○囿囿未成宮室宴寢可爲擅國母幽名辱而自娛于苑囿可謂失其本心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厥子是欒書卒。韓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覇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地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宋地楚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來乞師。宋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荀罃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氵虒季。士魴。氵虒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爲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城傳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張本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麇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升增參
男　球　校
垣

襄公

襄公一　孔疏魯世家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譜法。因事有功曰襄

經　己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解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鄭地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辛酉九月十五日。是爲靈王。太子泄心立

剿來聘剿黑背子○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

只發明經一朱字作三層寫出

卓公不誅之以其服罪而降也後世殺降為快大是忍心

傳　元年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杜）解成十八年。楚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按望溪。謂上無伐某國之文。安得不言宋彭城。以傳為誤。非也。晉師虞師滅夏陽。不繫以號。齊國夏衛石曼多圍戚。不繫以衛。其上並無伐號伐衛之文。況此彭城。已非宋有。可知史本無宋字。而夫子增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專邑叛君。故使歸而歸成也。不與其彭城降晉。（補注）晉降彭城。而歸諸宋。見後二十六年。謂之宋志。成宋志。亦以彭城還繫宋。傳。邑不言降。與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邗邑。大夫魚府發微。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卿郤小國異。夫魚石向為人。麟朱向帶魚也。（意林）取而不貪。怒而不暴。邗即晉地。按今在山西恒曲縣東。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太子為質於晉。（補注）傳為三晉年書先會起

此晉悼公第一功也。五大夫據彭城。畏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之國危。蓋楚已取彭城而有之。故以封魚石。謂楚未有之者。非也。悼公合諸侯彭城降五大夫執。拒楚固宋。遍畏楚而楚終不振。功豈尋常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步兵）於洧上。（洧。水名。按今在河南西華縣境）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陳傳言諸侯）齊魯曹邾杞。（陳傳）言會晉師。所以不書會晉師之。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陳不與侵陳。楚故不書。（陳傳）傳言經所以不書二君。秋。楚子辛救鄭。侵宋。（今河南永城縣）取犬邱。（北有犬邱集）

楚納叛人而鄭為之鷹犬。諸姬之恥也。不聲其罪。無貴盟

主矣乃二將帥師敗徒兵於洧上而諸侯次鄫以爲之援又移師侵楚焦夷及陳而晉衛次戚以爲之援先儒以其不盡人之力爲有制之師吾以爲示兵力之有餘而不取必於鄭之服無欲速之心尤足嘉也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公宣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晉伯甫豐列國有邦交之禮講信脩睦謨然可觀葉氏引周官以詆之亦未考當日時勢耳

經 庚寅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杜解五月）○鄭師伐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子也）○六月庚辰鄭伯騑卒（成公

公卒子僖公髡頑立（騑古困反）○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茂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豹子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茂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 靈王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尹也（杜解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齊寺人）以索馬牛皆百匹○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軍國重事以奄豎受賂而還者○齊靈實始之○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梓之屬）以自爲櫬（棺也）與頌琴（琴名猶言

汪云賂以馬牛衆目共見彼昏不知烏乎靈

以不哲爲主文子見理不明故以私怨掩大義

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詩大雅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也善言順德之行○言知者行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嫡母故君之妣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編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求送葬至魯送葬也亦靈公之爲靈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送諸姜宗婦來魯者○來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晏弱齊大夫東陽齊境上邑按今山東臨朐縣東有東陽城○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嬴○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不明大義猶識私恩比齊孝吾憲高出一層

與言○盟誓之言其誰聽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事○攝君子駟爲政○爲正卿疏云子駟爲政已是正卿此令子罕當國者鄭間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非禮○經先書公羊傳無失官命○子駟曰官命未改君意補正鄭成以集矢之恩至死不回故晉厲三伐從楚如故此悼公所以不急於得鄭也然新君即位而朝楚則楚交益固師入其境不以伐而以侵遥示以服我而已○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王氏源曰悼公力不足以討書偃然彭城之後凡會盟聘伐皆用書偃不與此謹于操柄而得馭姦銷叛國之禍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今屬于晉○舊鄭邑知武子曰晉

虎牢之城自韓厥荀瑩士鮒士匄而屬偃孟獻子發之萌之道也衞孫林父甫歸自晉而獨操國事所以卒釀逐君謀齊之事亦自獻子發之

故既善其城虎牢之策又善其憂齊之言也

孟獻子一言勝於三周華不注之師

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勝薛小邾之屬。齊寡君之憂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寡君之憂言復憂鑾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齊不唯鄭齊叛。齊會之。欲以觀齊得請。謂齊人應命。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志。諸侯會築虎牢。足以在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瑩能用善謀

崔杼意不服晉而勝薛小邾皆不至。則失齊何以服鄭。更何以制楚也。蓋隱以招齊者屬之獻子

穆叔聘于宋。遍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勝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如孟獻子之謀。入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方望溪曰。先儒謂虎牢不繫鄭。責鄭不能守險。非也。城楚卽緣陵。皆不繫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爲某國也。若書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矣。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言所以致國討之文。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陳傳傳見楚自公子

申嬰齊壬夫爲政。故不競于晉

賕吏伏法。以儆有位。楚所以終強也

經　辛卯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接吳楚爭疆自此始。○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孔疏近城之地。杜解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同盟者。同霣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胡傳上與

王臣要言大亂之道也兩誡互舉按王雖有命晉自當辭外寇楚政而來屬晉本非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云獲廖取有鳩駕兩事可以茲港連敘偏以子皆戰重飲至夾寫在中間正令所獲不如所亡分外懊恨之根正伏此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杜解）選練之師克鳩茲（吳邑按今江南蕪湖縣東）至於衡山（山名使鄧廖帥組甲（漆甲成文）三百被練（袍）三千）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故不知鄧廖之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傳吳伐楚自此至二十五年始書之）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

加楚人以咎一句更逼得緊

重病之遂遇心疾（憂恚故成心疾經筮於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以吳牽其東也吳楚相攻中國之福也）既飲至（承克鳩茲來）越三日而獲廖取駕之報至（飲至之時正喪師失將之日覺賀者在室弔者在門）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樗（公即位而朝高氏曰童子侯不朝同列乎按行父屈君媚晉而已安坐子孟獻子相儀不稽朝玉不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以幼忽之）孟獻子相公稽首（晉悼勤子用禮故不稽首至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孔疏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謂齊楚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陳傳傳言諸侯事霸主如天子）只天子在三字試問秦楚之君能知此否晉順楚逆于是而分然天子親踐祚何以不稽首于天子之庭也君臣之

何云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可謂不知禮矣國又不能以禮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鄭以供命其不遜鄭子產遜矣

義不明賢如二大夫俱未見及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多難）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毷外（與士匄盟毷水名）

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恐齊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貳心故會齊士匄告齊提出以謀不協已射着齊侯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爲（嗣續其職）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奚）又問爲對曰午（奚子也職之）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

（一舉善而一意疊作三層末直以善字坐實舉善）

赤佐之（各代君子謂祁奚於其父）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也（屬不爲黨孔疏祁奚爲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是舉其屬）商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平正）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進一官（軍尉）而三物（事）成能舉善也大唯善故能舉其類詩小雅云（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極詠歎之致孫執升曰後世欲中傷人者則託之舉親仇如盧杞之子頗魯公是也欲營私者則託之舉親如秦檜之子嬉是也）

袁僑濤塗四世孫

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告服）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和組父告諸侯使諸侯之大夫來會袁僑也不以諸侯敵大夫以大夫自爲盟悼公處置得宜之至而啖氏謂大夫強非也陳自辰陵之盟從楚者二十八年皆孔寧儀行父之力楚莊之狡謀遠矣至此放子來歸或二竟已死故陳樂于從義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次）陳魏絳戮其僕（御也疏云以車亂行是僕）

絳之斬僕具有深心以示軍禮以敎誨揚干以裁抑悼公之溺愛傳神在言終絳至數語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晉侯御僕）書將伏劍（孔疏謂仰劍刃身）

服其上而取死也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于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先反）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興）弗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孔疏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設禮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魏犨之子顆別爲令狐氏絳別爲羊舌氏）顆長而庶絳幼而適也（呂說初疾之如之對信絳之必至也張老之止知公之勉敎也）讓而能下（代張老）士富（別族）爲侯奄（老）

張老爲中軍司馬（魏

晉侯前十有七歲其弟更少偶一亂行僕卽見魏絳執法如山眞司馬也僕人之書甫上公卽謝過不遑君臣具有一段勵精圖治之意羊舌赤絶口不諫而寫出魏絳全身正善于諫者可謂不負祁大夫之舉絳不知公將殺已故云歸死於司寇絳至而聞將殺之命故將伏劍公聞絳將死故跣而出也國之先務莫如刑賞得祁奚而無或爽之刑兩篇並列正覇主之基不舉之善得魏絳而無或爽之刑兩篇並列正覇主之基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卽師伐許

許爲鄭所迫其倒滋甚未聞中國諸侯之郵其患也賴楚之力遷國以存偪近楚地朝事晉夕滅于楚矣悼公明主晉不知時陳河南新蔡縣不知禮兩相北有繁陽映合便見當日人心以棄陳爲知時服楚爲知禮絶步興大義者

知營老臣自當置許于度外與大衆伐之雖曰背正卽僞此爲有名然君子惡其不仁

經于辰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子哀公弱立○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杜解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葬陳成公○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河南新蔡縣猶未還繁陽楚地按今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受陳爲非時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

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
戰國之拒秦其大勢在韓魏春秋之拒楚其大勢在陳蔡
晉人但知爭鄭而不加意于陳蔡猶爭堂奧而不爭門戶
也使楚師得長驅中原者鄭為之得長驅入鄭者陳蔡為
之乃陳侯歸順而韓獻子以為時未可為其引文王事紂
更覺不倫臧武仲以為小國必有咎夫以悼公之世楚人
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而不抗楚服陳更待何時傳曰陳無
禮言侵陳之故為其無禮非云歸晉為無禮也楚聞喪而
止有古人之風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社解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工樂歌文王之三文王之三大雅之三夏曲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遍使之官間音云之三三拜四牡皇皇者華鹿鳴之首文王大明綠衣之首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忠信為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親戚之義咨禮度宜為周問禮咨事為諏事問政咨難為謀難問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不拜君之賜而奏此三夏曲小雅之三而五善詳之又詳所以掩其惡而揚其善也辭令固宜如此

馮云兩番不拜疑又是寧武故套忽然三拜出意外

周云此與寧武歌詩不同應各自別穆叔不以武子為粉本而別弄乖巧左氏亦非于舊文自換一番變

當時諸侯皆不知有天王。故提出天子。見天子禮樂。非諸侯所得干。當時大夫並不知有諸侯。故提出兩君相見。見諸侯禮樂。非大夫所得僭。此等文有世道人心之係。故傳存甯武子穆叔兩篇。雖衰世魯衛之賢大夫。猶有能知大禮辨雅樂者。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定。定弋補注。定夫人。直從公羊作定姒。此當從公羊作定姒。疏云。諸本知文子已許之襯并

過廟。又不反哭。按喪叔佐疑定夫人稱定姒。此乃妾母。謚定。不嫌相同。疏云。是憑藉易成也

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非殯于廟中也。葬訖。旧中反處于正寢。謂之反哭。匠慶魯大夫。

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成爲夫人禮不成。

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爲已

樹六櫬於蒲圃。名棚櫬。東門之外。匠慶請木。爲定姒作櫬。

殯廟反哭。皆許之矣。

張悔菴曰。畧之一字。豈當國大臣所爲。匠慶妙得處無禮之法。自及雖若指用櫬而所該甚廣。

孫曰。畧。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止也。尊言遂得取爲畧。文宮說至理所在。雖微末之臣。所守既正。貴卿不能屈。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成風敬嬴。獨非妾母乎。僖宣二公。尊之過于夫人。宣公之世。季文子未嘗一言正其失。今于定姒。忽正妾母之分。以襄公之幼。不知尊其母也。無櫬。不豫備也。畧杜註不以道取。猶言不論誰氏之木。通篇以不成喪爲主。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此時行父執政。匠慶乃能直言責之于前。權術制之于後。可謂守正不阿。以視仲叔昭伯之欲善季氏。相去遠矣。

經書葬我小君定姒。則以匠慶之言成喪矣。乃知首數語。文子初

議如此君長誰受其咎以利害動之故言易入而用櫝所以不御亦在此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鄫無賦于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闕不其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也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周衰諸侯無貢賦人周齊桓初霸官受方物晉霸興諸侯輸賦于霸主而因以貢于周鄫無賦于司馬者以鄫微不取之而魯欲屬鄫則附庸也又不聞于天子晉魯均失之楚人使頓聞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聞問何缺

說者謂陳人圍頓以怒楚非也楚人挑釁以爲兵端圍頓伐不圍頓亦伐也陳人之圍頓恃晉也而不知晉臣已立志棄陳矣春秋小國之因類如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解孟樂共使臣無終山戎國名接今直隸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因魏莊子魏絳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夏書有之曰有窮后羿國名接今直隸滑縣東南有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之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又逐代相號曰有窮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此言勞師伐戎必至畏楚必棄陳

言伐戎之害已扼定陳不可棄突出后羿以待公問似本文結筆却是中段

湜筆也

縣東有恃其射也不脩民事。鉏城。
熊髡旄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湜寒湜。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伯明其君名按寒國今山東濰縣東北。湜仕角反。伯明后寒棄之。孔疏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來。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湜行媚於內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於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羿不忍食諸。死於窮門。殺之於窮門。國門。有故鬲城。補正杜曰。鬲。夏遺臣事羿者。今仁山遂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鬲之奔。湜因羿室。就其妻。生澆及豷。
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按斟灌今山東壽光縣東北。

信讒故棄賢。棄賢故虐民。淫獵而亡其身。

黜明本旨

非虞箴以證已言非妄

斟尋。今青州府濰縣西南。處澆於過。處。澆五弔反。猹。許器反。過。今爲萊州府治。過。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疏云。燼。燃燼以滅湜既燒之餘曰燼。以滅湜而立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於過后杼子。滅猹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補正此承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孔疏。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爲天子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云不脩民事。寒湜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爲天子也。當是逐相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諸侯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湜殺羿。生澆。澆長。始用師滅相。相死之後。生少康。少康長。始能誘猹。猹滅湜。而立少康。計太康失國。及少康生杼。杼又長。始能誘猹。猹滅湜。而立少康。計太康失國。及少康絕國。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湜之事。是馬遷之疎也。使百官各爲。命百官。箴王闕。箴。辭戒王過。昔周辛甲。武王太史。之爲大史也。
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州之道。啓開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掌田之箴曰。芒芒禹

虞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在帝夷羿。孔疏史記於夏貪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及后羿事公曰。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聚也居貴貨易遷鄙不聳懼也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農歛曰穡農夫解耕曰穡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挍所度之人。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陳說傳言景公以滅戎而失諸侯悼公以和戎而復作。

此方實寫其云諸侯威懷蹈指不棄陳

前面突出至此注明是用倒叙法

忽轉和戎正意

前後是和戎論中大段似諫獵書不知引羿浞正爲不恤民力諸華叛之者作一樣子。諫獵只帶言之通篇皆一意也民字一篇樞紐微特好戰所以殘民即好田亦以擾民總在師徒不勤德用不擾愛惜民力然後可以救陳服楚而威行中夏首段言和戎則全力注於陳而鄭自服斯時執政爲韓厥年已遲暮立意棄陳絳因論和戎而極言陳棄則諸華必叛是後此得鄭之難已若洞見蓋鄭在必爭諸臣皆知之而服陳即所以得鄭諸臣不知也中段極言淫獵之害引羿浞愚弄其民總歸到失人人賢人也斯時苟偃元凶猶居卿位范匄欒黶與參軍國朝局尚不可知故處處以棄賢罔民任用小人夾寫而悼公卒用偃誤國

則後此敗關又若洞見公直以和戎爲利則好田一層已心警矣末段極言和戎五利將上息民服陳得鄭用賢諫獵黜滴歸結君其圖之言要在君心獨斷不可爲浮議所惑也傳以使盟戎脩民事田以時並收而不提起陳者以陳公不能盡納其言卒至棄陳也絳係後進難以强諫豈非晉之失策哉　何義門曰晉方有事中原而無終遠在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莫及也故姑事羈縻蓋一時之權計而後王巽儒乃用爲口實何哉況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屈申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齊桓之伐戎在召陵之後晉襄之伐狄在城濮之後蓋春秋之世楚爲大患故不以戎狄爲先務也晉覇之盛也併力與楚爭楚弱而晉覇振及其衰也舍楚而專事戎狄是置腹心之毒而癬疥是亟也可謂知類乎魏絳抵定服陳威楚而主于和戎使兵力有餘此三駕之所托始也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帥師救鄫侵邾鄫屬魯武仲○邾地按今山東滕縣東南○徒來反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髮恨發反○敗于狐駘狐駘服虔云鄫城東門外地名○救之故救之○敗于麻○麻髽髮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而敗我於狐駘臧紇短小髮作髽○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之狐裘黃黑雜毛○敗不書魯人諱之○故曰朱儒朱儒使我敗朱儒使我敗只逆喪者皆髽一句而母哭其子婦哭其夫者通國也寫敗況極慘

得子思一讀朱儒一誦而華元武仲兩人面目千載而已如見左氏之惡逃將也如此周云一人狐裘而舉國髽矣

經　癸巳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莊解發子産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按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爲江南盱眙縣○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楚拔以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不復殊吳者從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戚陳諸侯受命于戚各還魯戍戚故獨書魯戍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何義門以爲晉新和諸戎將與楚爭陳鄭又無以謝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經解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遂命臧紇帥師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周卿○憩我於晉戎陵邀周室故告憩於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陳說傳釋經

壬之憩明以二戎誣使人使王聽而目止理或然也但陳生邪非善類觀後爭政可見

不書晉執且爲十年王叔出奔起○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卽位○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于鄫爲替于魯爲驕○晉不請命于王而聽從之○皆非禮也○

吳子使壽越吳大夫○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

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

且以魯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

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日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周云晉恐吳又不至難對諸侯故使魯衛先會丁寧如再失信則二國尸之非筮謀出于晉也我之咎

楚人討治也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其王用刑爲失其節詩曰周道挺挺正直也我心扃扃明察也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善當聚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成然後有成功疏云書大禹謨

子辛之貪殺之非妄而傳云楚共不刑者蓋伐宋而封魚石背盟而敗鄢陵失信諸侯陳人背之非盡由王夫也不能自責八年之中殺三卿以逞是昧其失信而專罪王夫非用刑之公也劉氏攻傳非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戚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經筌說者疑戚陳魯戚之魯安敢以寸兵抗楚哉諸侯同戚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韓厥范匄皆與書偃一氣弟安有遠謀

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棣鄭地棣今在河南陽武縣北

陳爲北方之衝要陳不守則鄭不固晉悼爭鄭之艱皆由失陳之故陳失而楚得長驅中原然悼公始則合諸侯以戍陳及子囊伐陳即合諸侯以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

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陳說傳見楚用公子貞而晉人懼通說同室有鬬被髮纓冠豈曰非吾事哉

厥昏耄士匄失策云無陳而後可。是明與魏絳之言相忤也。不知覇者之勤諸侯。非求自安也。有陳非吾事。將無鄭不更無事乎。一言慢國者。匄是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具也）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孔疏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今爲相三君也補注）行父（疏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今爲相三君也補注）之情也（目抄小廉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向使修淫如齊慶封。適以殺身。烏能戚其私。（積子賜反）

行父於魯罪大功小。其罪皆黨逆專君之事。其功則小廉曲謹之善說者。遂謂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爲傳訣言。非也。文宣及襄之初。傳每直書其惡。豈至死諛之哉。然則富子

周公。自季孫宿始

經　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子孝公句立）夏宋華弱來奔。（杜解華椒孫）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二月從告

傳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杜解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在位七十年而卒。睦于魯。請昏于晉。悼。（親習）長相優。（調戲）又相謗也。子蕩（樂）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司馬）而梏

江云便見不能如初

亦逐子蕩請
予君而逐之
豈有責人專
戮而已邀逐
之耶

於朝。難以勝矣。（何起勝字當讀平聲。以不勝任而逐之也。）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請子君而逐之豈有責人專戮而已邀逐之耶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按射門。恨之也。宋解不幾日間汝亦從我子罕善之。如初。（補正傳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俱行。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于賈季也）樂轡梏華弱于朝。乃逐其見梏者。赦其梏之者。子罕所謂同罪異罰也。子罕善之。如初。正與弱轡之凶終者相反。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補注魯以往年屬鄫。秋使聽命于會。安得遂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誤）

莒人滅鄫。鄫侍賂也。

公穀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胡氏本此作傳。說者知其謬矣。乃趙氏謂莒以兵破鄫而立其子。方氏又謂鄫惑於莒。欲立其出。後迎於公義。卒立世子巫。故莒人憾而滅之。皆未足據也。按經書齊人滅遂。秦人滅滑者多矣。何獨于莒而疑之乎。

（平四年狐駘戰）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王氏左翼鄫爲夷病。齊桓會于淮以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諸侯懷焉。晉者修桓之績。而莒問鄫故於莒。則魯敢不以賦從。）

魯懲狐駘之敗。不能庇鄫。使鄫自輸賦于晉。故戚之會。鄫人與焉。則莒之滅鄫。豈魯罪哉。晉不正莒陵鄫之罪。而乃以罪魯乎。視荀林父之驅狄土。立黎侯而還。殆不及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按恃守禦之謀。杜謂恃夙沙衛之賂。非也。）於鄭子國

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女墻也堙土山也周城因傅音附及杞桓公卒之月土山及女墻堙音乙未王湫故齊人成十年師師及正輿子大棠人軍齊師師棠萊邑也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按今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丁未入萊萊共公浮余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桓子完玩孫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郳孔疏郳小邾也附屬于齊高厚高固子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按遷其民而田歸於齊不言萊君已死也

此不過前年四月圍萊至今年十一月而滅兩言耳而云子國來聘之年杞伯卒之月幾疑左氏故意眩人耳目非也葢採之於魯舊史也楚莊之圍宋也至九月而易子析骸楚靈之圍蔡也八閱月而君虧國滅萊小於宋而弱同於蔡齊築長圍自四月以至明年二月閱十有一月而王湫正輿子棠人尚堪一戰勝于宋蔡遠矣戰敗猶相持十二日而始破棠大夫又奉其公奔其邑守至八閱月而滅共公及棠人皆為齊殺矣遷萊於郳遺民不服恐如前戍之殲於遂也故徙其民共公之諡遺民為之也夫圍之如是久民不叛君不辱雖亡而不肯為其臣妾自古守國之固亡國之正未有如萊者舊史氏既筆于策書復於記載詳之凡圍萊入萊獻萊器滅萊遷萊無一不書故假魯史國子來聘杞伯來赴之事標其年月以實之欲其信而有徵也以魯事標之故知其得之魯舊史也